

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特别报道

人民的抗战

——来自抗战大后方的岁月印记

地为出发点。
海棠溪曾经是西南公路的汇集点，川黔、川湘、川滇等公路皆以此



取名“红球坝”。
抗战时期，防空人员悬挂红色信号球用以防空示警，该地因此被

勿忘历史 地名里的烽火硝烟

“

九一八事变后，东三省相继沦陷，为雪耻明志，北碚将原来的清合路更名为辽宁路，西山路更名为吉林路，歇马路更名为黑龙江路。七七事变后，北碚又将文华路更名为北平路，人和路更名为天津路，金佛路更名为上海路……

以每一个沦陷的城市重新命名一条道路，是为了以名明志、时刻警醒、勿忘国耻。时至今日，这些道路名称大部分被保留下来，记录着那段烽火岁月，也提醒着人们勿忘历史、珍爱和平。

”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

列车在高架轨道上飞驰而过，马路上的车辆来来往往。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，如今车水马龙。

学府大道向南，连接巴南区渝南大道。沿线是四公里、五公里、六公里、七公里、八公里等颇具“密码感”的地名。

事实上，这些地名跟抗战时期的川黔公路有关。作为当年重庆第一条从陆上通往外省的公路通道，其背后更是蕴含着一段悲壮的中国抗战史。

一份1935年6月28日的《新蜀报》摆在记者面前，纸张已泛黄。上面刊登着一则有关川黔公路修筑的消息：川黔路未完工程限六月底竣工。

与抗战相关的老地名，重庆还有很多。它们是烽火岁月的见证，历经沧桑，让历史记忆永不褪色。

一组奇特的数字地名

源自重庆首条从陆上通往外省的公路通道

20世纪90年代，往来南岸区四公里的公交车上，“45678公里”的站牌会赫然摆放在车头的挡风玻璃处，售票员总喜欢扯起嗓子吆喝：“四五六七八公里，上车走！”

这些以公里数命名的地名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还要从对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的川黔公路建设说起。

川黔公路的起点位于重庆海棠溪，终点位于贵州贵阳，当年重庆段和贵州段分别修建。重庆段从海棠溪起，经巴县、江津、綦江至黔境松坎，与贵州段衔接，重庆段全长180公里。

据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文史资料记载，由于西南各省高山连绵、大河密布，当年交通极为不便。就当时的技术和

成本而言，相比于铁路和水运，修筑公路成为西南地区优先的选择。

1935年2月26日，川黔公路重庆段在海棠溪举行开工典礼，限期4个月完成。当年3月，川黔公路工程处成立，办公地址就设于海棠溪。

川黔公路重庆段的修筑先以工兵为主，后因工期紧迫，又征调民工10万、石工3万日夜赶修。最终，当年6月15日，川黔公路重庆段正式通车。

“当年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，在崇山峻岭中修建公路，全靠人手握铁锤和钢钎一点点凿出来。如期通车，堪称奇迹！”四川外国语大学地名研究中心主任周文德说。

川黔公路贵州段1926年已开建，1928年贵阳至桐梓段先行修通，1935年开始修筑桐梓县城到松坎段，并于当年6月修通，全长310公里。至此，川黔公路全线贯通，重庆有了第一条陆上通往外省的公路通道。

四公里到八公里这一带，当年修筑川黔公路时，还是荒山野岭和田园树林，人烟稀少，并没有正式地名。

周文德介绍，川黔公路修筑时，海棠溪为零公里，往贵州方向计算里程数。当年，国民政府下令参加修路的部队，以团为单位，每月修路5公里。每一公里都设置一个标碑，标注从零公里起点到此的距离。为了方便表述位置，人们就用四公里、五公里等来表述地点，慢慢地，这些里程数就被喊成了地名。

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，沿海城市相继陷落，国际援华物资的海上运输通道被切断。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黔、川湘、川桂、川滇、川汉等数条公路，形成了庞大的抗战大后方公路运输网，成为输送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。

“公路建设相对于航空和铁路建设来说，具有所需资金少、周期短等优势。”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王志昆介绍，七七事变前，大后方的公路运输事业十分落后，公路总长约11万公里，全国民用各类汽车只有6万余辆。全民抗战爆发，内地省份纷纷增修道路，包括著名的滇缅公路等，原有的路线运输能力也得到改善，运输能力大幅提高。“以西南为例，战时汽车数量是战前的七倍。”王志昆说。

那时，海棠溪是西南公路的汇集点，川黔、川湘、川滇等公路，都以此地为出发点。

王志昆拿出一张老照片，展示了当年海棠溪的繁华——车辆川流不息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十分热闹。“比如滇缅公路运输到重庆的物资，就是在海棠溪下货，然后装上轮渡，送往长江对岸的市区。”他说。

作为重要的物资转运站，海棠溪迎接着一车车物资的到来，也见证了那段全国人民同仇敌忾、可歌可泣的热血岁月，不畏强敌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。

与此同时，随着川黔公路沿线聚集的居民越来越多，四公里等地名被保留下来，沿用至今。

一个取自“挂红球”的地名

承载着重庆人民躲避日机空袭的特殊记忆

干净整洁的石板路，青瓦红墙的老建筑，冠盖如伞的黄葛树……在重庆“母城”

渝中区大溪沟街道，有一个红球坝社区，依山而建，颇具山城特色。

“红球坝这个地名可不一般，跟重庆大轰炸有关。”周文德说，重庆中心城区带“坝”字的地名很多，如沙坪坝、菜园坝、李子坝、大石坝等，这些地方都有比较平坦的坝子，不论大小。

红球坝就是被一栋栋居民楼包围着的一个很小的坝子。为什么叫红球坝？“红球坝是悬挂红球的坝子。事实上，悬挂的不是普通红球，而是红色防空信号球，所以这里被取名叫红球坝。”周文德解释道，当年这里应该是这一带的制高点。

“红灯笼”曾是抗战时期重庆市民对红色防空信号球的昵称，当时挂的信号球有红、绿两种颜色。

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，日军在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，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、长时间的无差别轰炸，重庆成为全国遭受日机野蛮轰炸次数最多、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、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。

“当时，没有先进的雷达设施用于预警，重庆人民就创造出了独特的预警方式。”王志昆介绍。

据档案记载，重庆防空司令部运用古人的“烽火台”体系，配备防空监视队、哨。具体而言，在重庆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的广阔区域，设立由26支监视队、132所监视哨和1所独立哨组成的蝶形防空情报网，而重庆则在此蝶形防空的尾端。

当时规定：悬1个红色球，是远在宜昌的监视哨发现日机，其航向可能是重庆，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；悬2个红色球，是万县（万州）监视哨发现日机，其航向是重庆，大约敌机1小时内将实施空袭，市民须立即进入防空洞，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；悬3个红色球，表示日机已临近重庆市区上空，市民全部进入防空洞，不准在路上走动。警报解除后，会挂出1个绿色球。

“飞机头，二两油，鹅公岭，挂红球……”抗战时期的重庆，还有一首名为《跑警报》的童谣，流传甚广。

“挂红球”看似是“土办法”，但在敌机狂轰滥炸，山城防空警报经常停电的情况下，弥补了传统预警方式的不足，为抗日军民躲避日寇空袭争取了宝贵的时间，成为那个年代重庆人民的一段特殊记忆。

在1942年获奥斯卡纪录片特别奖的中国抗战纪录片《苦干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日军轰炸重庆的镜头：防空人员在高处悬挂起红色信号球预警，人们带着小板凳和随身小包袱，从容不迫地找防空洞躲避。大街上，一位穿着蓝色棉布旗袍的女士，打着太阳伞，一脸镇静地往防空洞走。消防、救护、医护人员则列队奔向最容易被轰炸的地方，准备救援。轰炸结束后，火光冲天，市民迅速参加救援，在废墟中着手重建家园……

这些镜头告诉世界：顽强不屈的山城，愈炸愈强！勇敢坚韧的人民，必以无畏的勇气奋起抗争！

一条条以沦陷城市命名的街道

是为了“以名明志、时刻警醒、勿忘国耻”

缙云山下，嘉陵江畔。漫步于北碚老城核心区，风貌统一、色调古朴的红色砖楼，与街边的百年梧桐树相映成趣。

这里，如今被打造成成为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，不仅城市风貌独树一帜，广州路、上海路、天津路、南京路、辽宁路等城市或省份命名的街道也别具一格。

放眼全国，用城市命名街道的地方，并不鲜见，但北碚这座小城与众不同——这里是全国独一无二用抗战时期沦陷城市或者省份命名街道的地方。这些街名的背后，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。

时间倒回至1927年，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来到北碚，出任峡防局局长。在那之前，北碚是一个破烂落后的小乡场。

卢作孚邀请丹麦设计师，按照先规划再建设的现代理念，对北碚城区进行规划设计。如今的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，就是当时建城的核心区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东三省相继沦陷，消息传到北碚，军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极为愤慨，纷纷涌上街头进行抗日声援。北碚当局立即决定，将原来的清合路更名为辽宁路，西山路更名为吉林路，歇马路更名为黑龙江路，白云路更名为热河路，学园路更名为大连路等。七七事变后，文华路更名为北平路，人和路更名为天津路，金佛路更名为上海路，均合路更名为南京路，和睦路更名为广州路……

1939年8月，时任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负责人的卢子英签署行文，在当地出版的《嘉陵江日报》上正式公告更名信息，决定“以各沦陷区的地名，改订旧街路名”。

“以每一个沦陷的城市重新命名一条道路，是为了以名明志、时刻警醒、勿忘国耻。”周文德说。时至今日，这些道路名称大部分被保留下来，曾经饱经沧桑的街区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貌，与修缮后的《新华日报》北碚发行站、《嘉陵江日报》编辑部旧址，以及卢作孚纪念馆、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等，一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。

“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，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。”周文德表示，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大后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中心的重庆，有很多与抗战有关的地名沿用至今，如中华路、凯旋路、五四路、红岩村、国际村等。这些地名如同散落的文化碎片，在岁月长河中不断重组、突破，最终编织成重庆城市精神的基因。这既是对“从哪里来”的历史回答，更是对“向何处去”的未来宣言。

这些地名，记录着那段烽火岁月，也提醒着人们勿忘历史、珍爱和平。

►南岸区学府大道，轨道3号线列车飞驰而过，红色枫叶与黄色银杏交织成一幅绚烂的画卷。（资料图片）
特约摄影 郭旭/视觉重庆

